



第九九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欽定周官義疏
卷首
(二)

清乾隆十三年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春官宗伯第三之九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正義鄭氏康成曰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王氏昭禹曰天所祐為福福所兆為祥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案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祥求永貞為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凜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臚錄貢生臣張丹崑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存疑鄭氏衆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彌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筮祝遠罪疾也

辨正劉氏夔曰先鄭以小祝小祭祀侯禳之事解六

辭非也大祝所祝皆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
六享始用大祝之六辭 歐陽氏謙之曰年祝如祈
穀於上帝與社稷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
歸功於神也

案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餘俱未安以義測之
順祝天地宗廟之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
禮時為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
年之祝也吉祝如吉禮卜日之祝是也化祝天地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二

異哉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
也筴祝如金縢冊祝既祝而藏其冊者是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亦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
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禴戚古外反劉音會禋音詠說
書悅反注故書造為寗杜子春請為造書
亦為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嘯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於神
以求福賈疏小祝職掌禴祠之祝號
故如此六祈亦號呼以告神大神人鬼地示
不和則六癘作見賈疏案五行傳祝之不恭惟金沴
未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從

惟火沴金聽之不聽惟土沴水惡之不肅惟金木水
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已則六彼
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則
癘鬼作見故癘沴而言癘故以祈禮同之杜子春云
造祭于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禘禘禘皆祭名也類

祭于上帝崇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山川之神
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賈疏見昭
元年左傳某謂類造
元年左傳某謂類造
元年左傳某謂類造
加誠肅求如志禴禘崇告之以時有災變也賈疏禴是
故知為
災變攻說則以辭責之崇如日食以朱絲繫社賈疏
賈疏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三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公
羊傳曰有食之則易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
以朱絲繫社或曰齊之或曰為闕恐人犯攻如其鳴
之故繫之何休云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攻如其鳴
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熾滅無光奈何
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類造禴
崇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賈疏攻說是日食伐鼓之
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
幣類禮亦天災得有牲者
成之後即有牲故詩云庶
無為用牲而仍用幣者以
貴之亦不可不致其肅敬王氏昭禹曰鬼神聰明
正直依人而行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大祝之六祈

所以陳信於鬼神而祈其與人同也虞書類于上帝
王制天子將出造於禩禴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之屬崇若春秋祭崇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
攻崇攻之之屬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禴
之之屬皆以與民同吉凶之患 項氏安世曰六祀
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禳禍 劉氏彝曰六祀因祭享
而祝之六祈則因事特祭而祈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四

案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
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日伐鼓
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
存疑鄭氏衆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
祭也大師造于祖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王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引詩及爾雅以證此類造為
出軍之祭後鄭不從者此經六祈皆為鬼神不和不
不得以出軍之禮解

案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故知此類造乃以

同鬼神永祈消災變而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
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會如字

正義鄭氏鍔曰命如命龜之命記曰假爾泰龜有常
假爾泰筮有常是乃所以命之也 杜氏子春曰誥
當為告書亦或為告 毛氏應龍曰告如武成告于
皇天后土金縢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是也 鄭氏康
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 鄭氏衆曰禱謂禱於天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五

地社稷宗廟春秋傳鐵之戰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賈疏見哀二年左傳

此之屬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
卒哀公誅之曰閔天不淑不慙遺一老婢屏余一人

以在位嫪嫪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賈疏見哀十六

并左傳或曰論語所謂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案六祀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
也上下天神地示也親疎由禰至親盡也遠近四望

五祀之類祠因事舉祭告神之祝辭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尚書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衆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誅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誅之

存疑鄭氏衆曰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為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六

辨正王氏應電曰六辭皆告於鬼神示故大祝主之曰誥曰命曰禱人事雖亦有之然策命堂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非大祝職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正義鄭氏康成曰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

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

示號若云后土地示

賈疏僖十五年左傳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賈疏少牢特牲禮祝辭稱皇祖伯某

云嘉玉幣云量幣

賈疏曲禮文經無玉號注兼言玉者案小行人合六幣主以馬璋以

皮玉得與幣同

鄭氏衆曰牲號謂犧牲名號曲禮

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齋號

謂黍稷名號曲禮黍曰薌合梁曰薌其稻曰嘉蔬少

牢饋食禮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敢用潔牲剛鬣香

合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

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七

作包百交反劉白交反擣如衆反緣音了共供同

正義鄭氏衆曰擣祭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也

案特牲少牢鹽祭之時皆以菹擣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擣鹽中以祭彼無云用肺

擣鹽醢中此繚祭以手從持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

連引之耳以祭也

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鄉射禮取肺坐

絕祭鄉飲酒禮右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

以祭少牢取肝擣於鹽振祭 鄭氏康成曰九祭皆

謂祭食者命祭者王藻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為延炮當為色聲之誤也延

祭者曲禮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

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色猶兼也兼祭者有司徹宰

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賈疏有司徹注白謂稻黑謂黍尸受兼祭於

豆祭是也周猶偏也偏祭者曲禮殺之序偏祭之是

也賈疏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殺蓋次第偏

祭按公食大夫禮惟魚腊酒醬不祭以其薄故也

其餘皆祭故振祭擣祭本同賈疏振祭擣祭本同者皆擣但振者先擣復振

謂之周祭

不振者不食者擣則祭之賈疏特牲少牢皆有按祭按

祭於豆間是不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賈疏特牲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擣於鹽賈疏

振祭齊之是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

亦本同賈疏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禮多者繇之賈疏

飲酒禮即先鄭所引禮畧者絕則祭之賈疏即先鄭

取肺生絕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賈疏王祭食則授

言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先鄭以周祭已上皆為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為生人祭食之禮後鄭不從者生人祭食不合與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法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案注義皆引經以證之是已今更推廣之男巫望衍

苟招以茅則衍可為延也色之言兼則間傳輕者色

重者特是也命祭延祭見於王藻曲禮又士虞禮祝

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禮尸坐祝命綏祭亦命祭也

兼祭見於特牲少牢而公食大夫禮亦兼祭庶羞偏

祭見於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皆祭無不偏也少

牢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亦是共祭但士

虞特牲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擣是振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原有不擣者注專以肝之既擣復振言似未盡又肺

有二種曰祭肺曰舉肺祭肺則已絕者直祭之而已

舉肺則少儀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者必繇而

絕之乃可以祭絕祭繇祭之別蓋在於此非禮多禮

畧之謂而鄉飲鄉射皆言祭舉肺之灋亦未見其有

異也

辨九擗一曰謁首二曰頤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

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

祭祀據古拜字諸音歲本又作稽奇居宜反裏音報右讀為脩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

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賈疏稽首頓首空首

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頭不至地故名空首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

頭稽留至地多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

者賈疏稽顙還足頓首但觸地無容耳齊衰已下喪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歿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言吉者此殷

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也凶拜

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賈疏稽顙手其順也稽而後拜顙顙

乎其至也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雜記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蓋適子妻喪父為

主故不稽顙則衆子為妻父在亦稽顙鄭大夫云奇注不云衆子當稽顙者據雜記成文鄭大夫云奇

拜謂一拜也哀讀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肅拜

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賈疏鄉飲酒禮賓客入門有禮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

曰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賈疏成公十六年左傳晉楚戰

於郟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郢至以弓郢至見客免胄承命云不敢拜命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

某謂振動戰衆變動之拜一拜答臣下拜賈疏此據

禮則君答臣有再拜再拜拜神與尸賈疏案時性禮祝酌奠於

再拜於神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賈氏公考曰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

九拜之中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是正拜餘五者遂事

生名還依四者正拜為之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

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知者

案哀公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

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襄公三年左傳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大夫之臣

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君拜臣下當空首其有

敬事亦稽首洛誥成王拜手稽首以答周公是也肅

拜最輕惟軍中有此婦人則以肅拜為正易氏祗

曰荀卿云平衛曰拜下衛曰稽首禮非至尊不稽首

喪非至哀不稽顙然君亦有稽首於其臣者太甲之

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尊師道也大夫士有非其君

而稽首者儀禮君勞賓若介皆再拜稽首尊主君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二

其次則頓首晉穆羸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敵已下皆用之振動蓋施於事變之不常者耳吉拜致敬凶拜則致哀也奇拜者鄉飲射聘士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褒拜者特牲少牢饗神與受尸嘏則再拜是也肅拜者但俯其手而肅之少儀婦人雖君賜肅拜是也享獻也謂朝獻饋獻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賈疏特牲禮尸食祝侑主人拜故知侑尸時有拜

案古人之拱兩手皆不平故有尚左尚右之異凡男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三

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則拜者下一手先至地而上一手後至乃交也喪拜則男子尚右手婦人尚左手檀弓言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有此二法而聖人云吾從其至者則凶拜當先稽顙后拜矣然士喪禮及喪大記皆云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則聖人所欲從者蓋非常時之違禮也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者以吉拜與此經凶拜吉拜一也以其喪拜謂稽顙也以吉拜謂不稽顙也如婦主舅姑之喪

與凡男婦之攝主皆吉拜不稽顙喪服小記雜記皆足以徵之吉拜不稽顙則唯男子尚右手女子尚左手以是異於祭祀賓嘉諸禮之拜而已注但據一隅而於他經未合故論之經云享右祭祀舉其重者爾其實五禮皆該焉

凡大禮祀肆享祭元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故書示為祊當為示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三

蒸享賈疏司烜職以夫邊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雖不云氣然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執之而以六號祝明此主潔也賈疏明主人主潔之德禮祀

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劉氏敞曰大禮祀祀天

園立肆享宗廟大禘祫祭示祭地方澤

案號祀舉神示之號以祀也號如皇天上帝皇祖后稷之類特牲禮曰皇祖某子少牢禮曰皇祖伯某亦是

隋蒙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隋許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血祭曰釁賈疏血祭之中含上

座前宗廟即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賈疏凡祭祀

血以告殺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逆牲

血後乃燂熟逆鼎而入故云容逆鼎知鼎在門外者

按中雷禮寗在廟門右讀亦當為侑

案隋當為隋祭隋釁與侑皆令鍾鼓大祝先令之大

司樂承而令之此節經文疑有訛倒

通論陳氏暘曰逆牲逆尸之時令奏昭夏肆夏者大

司樂其令以鍾鼓奏之者大祝也

欽定四庫全書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四

來替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象讀作嘒戶高反劉

正義鄭氏康成曰皋讀為卒嘒呼之嘒依俗讀來嘒

者皆謂呼之入相尸者延其出入詔其坐作賈疏出

祭初延之一二裸訖退出坐於堂上南面朝踐饋獻

訖又延之入室坐作者郭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

堂饋獻訖又入室坐凡坐皆有作賈氏公彥曰舞

謂學子舞人祭訖尸謾後大祝命徹祭器

案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樂

大喪始崩以肆鬯渰尸相飯贊斂徹奠渰綿里反相息

斂斂反力正義鄭氏康成曰肆鬯陳尸設鬯也 鄭氏衆曰渰

尸以鬯浴尸 賈氏公彥曰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

不言相含者大宰贊贈玉含玉故也贊斂者冬官主

斂事大祝贊之

案大渰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以

秬鬯渰則治其禮之辭也此職曰以秬鬯渰尸則親

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渰則親其事者非

小宗伯並明矣 小宗伯職曰大肆則當以陳尸及

浴器言此曰以肆鬯渰尸則肆專言浴器 曰徹曰

奠徹而又奠也自始死之奠以及襲奠小斂大斂奠

并朝夕之奠皆徹前奠而後陳新奠其徹與奠並大

祝為之

言向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付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賈疏

六辭

之中五
曰禱 向人喪事代王受青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

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為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

者賈疏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先王祖也
掌國事辨護之賈疏辨護者供時用相禮

賈氏公考曰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

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三者

皆國事 朱子曰祔於祖者以廟制昭穆相對將來

遷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六

來居此位也 方祔祭時是告其祖以將遷他廟告

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至三年

之喪畢則又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

者之主以入祖廟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也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

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賈疏小祀彌義兵注以

祠之事靡神不舉
故以彌為徧也 既則祠之以報焉 賈氏公考曰

始為曰禱得求曰祠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

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正義鄭氏衆曰設軍社春秋傳所謂君以師行祓社

饗鼓祝奉以從者也賈疏見定公四年左傳 鄭氏康成曰前

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

辭告之 賈氏公考曰有事於四望謂軍行所過山

川造祭乃過軍歸獻捷於社皆大祝前辭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七

案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至所征之地將有事於

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國將有

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則

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君親之也故

異文焉 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

大祝設之主車則肆師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 用

師之地未必正當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

謂大祝與肆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為位則大祝前

祝繼之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舍讀作釋
一音款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王人職有宗祀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賈氏公彥曰曲禮出必告反必面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令王出行時造於廟

反行則還奠七廟也非時而祭曰奠克典歸格于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一

祖王制歸假于祖禰用特陳氏祥道曰釋奠者設

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

案據此則大會同不專在王國之外而王亦往就羣

侯而會焉足以明之矣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土社神也賈氏公彥曰雖告

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不言用

牲幣而於大祝見之者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

賈疏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有逆者則刑罰焉賈疏告上治之王氏安

石曰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

王氏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

則在所督也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十九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號六號賈疏六號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云

六號據上成文而言王氏安石曰頒其所得用之祭號

通論易氏祓曰此皆所以贊大宗伯也大宗伯告后

土大祝辨牲幣之號則為之用牲幣大宗伯頒祀於

邦國都家大祝辨鬼神示之號則為之禁督逆祀命

者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

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羣疾彌注讀作救綿以反連於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

賈疏祈福祥三者皆是候禳禳卻凶咎寧風旱之屬

賈疏寧風旱三者皆是禳

逆迎也彌請曰救救安也 賈氏公考曰求福謂之

禱報賽謂之祠 劉氏彝曰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

稷而外當祭祀之者皆小祀所掌也

案將事謂將號祝之事如下文也大祭祀則大祝將

事此互文亦省文 周官於侯禳禱祠之事甚詳蓋

人心冥頑惟過疾病裁危窮而反本易鑿發其善心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二十一

故聖人因侯禳禱祠使恐懼脩省以思救政則所益

多矣 豐穰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

雲氣將族風輒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旱可寧也春

秋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止息之義

也男巫職招弭以除疾病注讀彌弭為救豈彌弭救

古皆可通與

大祭祀逆盞盛送逆尸沃尸盥

正義王氏應電曰記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

臣全於子故君迎牲而不迎尸送逆尸皆小祝主之

賈氏公考曰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按特牲少牢

尸入廟門盥於盥其時小祝沃水也

案小宗伯所逆者未炊之盞小祝所逆者則已孰而

實於簋簋者也舍人實而陳於西堂之上小祝自堂

下逆而升之疏謂小祝薦盞盛於神座前非也 特

牲禮黍稷始陳於西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二十二

於西堂少牢禮佐食設俎後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

黍設於室中則后宜自房中出九嬪一人取一玉盞

於西堂以授后而入設其餘則九嬪贊后外宗贊九

嬪以次授受而后皆親設焉如后不與則大宗伯攝

也其大神大元則大宗伯奉之而小宗伯佐之 王

氏昭禹易氏祓皆謂盞盛輕於牲故大祝迎牲小祝

迎盛王氏又證以六官奉牲六官奉盞皆非也王親

射牲故六官奉之后親羞盞故六官共之事分內外

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而送者
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蓋大祝事多有所不暇
故小祝各共之耳

贊隋許
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隋尸之祭也 賈氏公考曰贊隋
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橘於
醢祭於豆間其時小祝贊尸以授之

贊徹贊奠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三

案此四字當在大喪贊涓之下簡錯在此大喪之奠
與徹大祝掌之小祝並贊之也

凡事佐大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賈氏公考曰佐
大祝不在職末言之者見自此以上佐大祝自此以
下惟贊涓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大喪贊涓設熬注故書涓為攝杜子春云
當為涓銘今書或作名

正義杜氏子春曰涓謂浴尸 鄭氏康成曰熬者棺

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賈疏熬謂熬殺喪大記熬君

四種八筐賈疏黍稷稻粱各二大夫三種六筐賈疏黍稷士二

種四筐加魚腊馬賈疏加魚腊士喪禮熬黍稷各二

筐有魚腊饌於西北南賈疏站在堂西南隅此據未

又曰設熬荀一筐乃塗賈疏士荀各一筐荀足各一

筐君左右各二杜氏子春曰檀弓銘明旌也以死

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

盡其道焉爾 鄭氏衆曰銘書死者名於旌士喪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三

為銘各以其物賈疏其物謂生時旌旗士喪禮注王

建亡則以緇長半幅賈疏亡無也生時旌旗

緇長半幅爾雅一八赤汁謂之緇再入謂之緇赤色賈疏赤色也長終幅廣三寸書名

於末曰某氏某之匱賈疏喪服小記天子諸

三尺置于宇西階上賈疏始死即作銘倚於重木

置于中庭賈疏始死以木為重木後作木主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

餘賈疏飯米之盛以二鬲縣於重簾用葦席取銘置於

重賈疏謂未殯以前殯訖

案小宗伯肆師鬻人鬯人大祝小祝皆掌大喪之泚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以秬鬯泚明自王以外泚皆不得用鬯也肆師職曰大喪大泚以鬯則禁鬻明泚不以鬯則雖大喪不共禁鬻也鬻人職曰大喪之泚共其肆器則知后世子之泚不得用鬯矣鬯人職曰大喪之大泚共其鬻鬯則知非王之泚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三十四

得稱大而鬻尸不以鬯矣大祝職曰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則知此職之大喪專謂王而不兼后世子矣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小祝職曰大喪贊泚則知世子之泚亦大祝親之而小祝贊之矣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也小祝不稱大泚與鬻人同明泚不以鬯不得稱大

而世子之泚兼掌於祝亦見矣

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齋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既夕禮祖廟之庭殿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分禱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賈氏公彥曰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出入亦宜告之祭法王七祀中有司命大厲月令不祭此亦不祭可知存疑鄭氏康成曰分其牲體以祭五祀

案生人行道必有齋故於葬曰道齋之奠分禱謂遣人分祭若以遣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未必然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三十五

辨正賈氏公彥曰杜子春讀齋為菜以為道中祭後鄭不從者既夕禮道中無祭法大師掌釁祈號祝

正義鄭氏衆曰釁謂釁鼓也春秋傳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祀奉以從

賈疏定公四年左傳祀侖解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注故書祀或作禋杜子春讀為祀書亦或為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哉

兵鄭氏錡曰四郊兆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

或失所依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則國內但祀以彌戡兵可也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正義賈氏公考曰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內小祀則宮中七祀等小喪紀謂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謂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 易氏被曰此皆謂祀號之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三

案小會同謂殷纘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防扶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猶倡率前引者

賈疏即下經御也謂執事居

遷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防謂執披備傾戲賈疏使高下則以蠶絲告執披者防謂執披備傾戲賈疏使不至傾戲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案戲音虧傾側也

辨正賈氏公考曰先鄭以勸防為引遷後鄭不從者

天子千人執六引在遷車前防謂披在遷車旁備傾

戲二者不得為一

及辟令啟辟音

正義鄭氏衆曰辟謂除散塗檟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

賈疏天子七日殯殯時以檟散塗其棺葬命役人開之

檀弓天子

之殯也散塗龍輅以檟毛氏應龍曰散聚也殯加斧

於檟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賈疏天子諸侯殯用輅車天子畫轅為龍先置

龍輅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輅車之中大斂於

西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棺於輅車乃於檟擗其

塗之如四面雷屋斧者案檀弓布簾衛綃魯布幕

諸侯法綃幕天子禮

刺以黼文形如大斧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
卷二十五

三

及朝御遷乃奠

朝直達反遷古桓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朝謂將奠朝於祖考之

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遷也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

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

賈疏殷人始死斂訖即

殯於路寢葬時朝某謂乃奠謂朝廟奠

賈氏公考

曰御遷者發殯宮輅車載至廟喪祝執蠹居前以御

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遷從彼奠昨夜